

1999

方 方：工作着是美丽的
刘 墉：你会成为另一个盖茨吗
董鼎山：风流名作家与女人
季羡林：民族性
梁晓声：丢失的香袖
水均益：专访克林顿
余秋雨：绑匪的纸条
白 桦：隐情往往是真情
于光远：再说陈伯达
金 庸：我崇拜女性
毕淑敏：爱的回音壁
杜卫东：爱滋病女孩还有明天
潘 虹：遗憾到永远
高仓健：期待着你的夸奖
权延赤：投资戒



F U N M O U S

大藏 / 主编

新作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作

名人

S U O W U S

大藏/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新作①/大藏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1

ISBN 7-80094-663-0

I. 名…

II. 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49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成都市宏明企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2 千字 插页 4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成都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4-663-0/1.931

定价:19.80 元

情感世界

- 毕淑敏 爱的回音壁/1
安 顿 美国男人，我看你走近又走远/4
白 桦 隐情往往是真情/12
程 琳 我的个人生活平静幸福/14
董鼎山 风流名作家与女人/18
韩小蕙 最靠得住的是你自己/21
王 姬 我的爱情世界/25
金 庸 我崇拜女性/35
苑 云 与倪萍至诚谈心/42
姜 丰 说男道女/52
张小嫻 女人心思/67

社会透视

- 余秋雨 绑匪的纸条/73
杜卫东 爱滋病女孩还有明天/75
叶兆言 算命/82
李国文 嘴巴的功能/86
章 明 官多之患/94
张 敏 作家的感受/98

目 录

鄢烈山 再谈性交易/108

散文随笔

梁晓声 在保护野生动物年想到的/111

季羨林 民族性/116

清塘荷韵/118

邵燕祥 “资乱通鉴”/122

杜卫东 康生：为有才无德者鉴/130

毕淑敏 路远不胜金/133

李 钢 告别青蛙/135

徐敬亚 一个人与自己/138

韩少功 熟悉的陌生人/141

麦 琪 说说名字/160

尤 金 绳子(外一章)/163

张承志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165

经济浪潮

权延赤 投资戒/172

董乐山 该不该为泰勒正名/177

魏雅华 股市有座漂浮的冰山/183

莫怀戚 “合佳”散了家/191

人物素描

- 杨 绛 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197
水均益 专访克林顿 /201
徐城北 秋雨金克木 /206
林斤澜 “纪终年”补 /209

人生感悟

- 周 涛 谁在轻视肉体 /217
池田大作 忠实于自己 /224
方 方 工作着是美丽的 /227
金大中 我与花和鸟的交际 /229
余光中 朋友四型 /233
刘 墉 你会成为另一个盖茨吗 /236
刘醒龙 活着真好 /241
莫小米 人生感念三则 /245
谢 冕 富有的是精神 /248
金字中 我是快乐的工作狂 /253
林燕妮 不共红尘结怨 /257
毕淑敏 苦难不是牛痘疫苗 /259

家事琐记

- 高仓健 期待着你的夸奖 /264

目 录

- 白岩松 生命的邮件 /270
张 欣 阳台 /273
刘 墉 雪地上的脚印 /276
潘 虹 遗憾到永远 /279
凯 丽 家，实现“渴望”的地方 /282

往事追述

- 于光远 再说陈伯达 /285
聂华苓 在联合女中 /294
王 蒙 华老师，你在哪儿 /299
钱三强 最高决策 /302
马 宏 “第三种人”绝响 /308
杨振宁 父亲和我 /313
陈祖芬 真的就是胡乔木 /320
蒋 巍 喊一声北大荒 /326
梁晓声 丢失的香柚 /329

海外走笔

- 舒 婷 柏林同性恋大游行 /332
尤 金 嘿，肯尼亚这地方 /335
严歌苓 丹尼斯医生 /339
陈丹燕 巴黎的墓地 /343
吴 欢 吴欢论吃喝玩乐 /347

爱的回音壁

毕淑敏 ❖

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几乎都是一个孩子，关爱之心，大概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家的感情像个苹果，姐妹兄弟多了，就会分成好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

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是否物有所值，感到莫大幸福？我好奇地问过。孩子们撇嘴说，不，没觉着谁爱我们。

我大惊，循循善诱道，你看，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给你洗衣做饭，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他们多么爱你们啊……

孩子很漠然地说，那算什么呀！谁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呢？也不能白当啊，他们应该的。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这难道就是爱吗？爱也太平常了！

我震住了。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就像不会呼吸的鱼，出了家族的水箱，在干燥的社会上，他不爱人，也不自爱，必将焦渴而死。

可是，你怎样让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呢？从他的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早已对关照体贴熟视无睹。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当

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感觉迅速迟钝麻痹。

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看顾渐次减少，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爱就是照料”这个简陋的命题，把许多成人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

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但它是灾变的副产品，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孩子虽然在追忆中，明白了什么是被爱，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

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播洒爱的甘霖，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可惜从一开始，成人就间不容发地倾注了所有爱的储备，劈头盖脑砸下，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全是收入，没有支出，爱沉淀着，淤积着，从神奇化为腐朽，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知爱意的精神残疾。

我又问一群孩子，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

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一个成人都争执不休的问题，孩子能懂多少？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何时感受被男友所爱？回答一定光怪陆离。

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

我帮妈妈买醋来着。她看我没打了瓶子，也没洒了醋，就说，闺女能帮妈干活了……我特高兴，从那会儿，我知道她是爱我的。翘翘辫女孩说。

我爸下班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因为我们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首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可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就先给我爸倒了。我爸只说了一句，好儿子……就流泪了。从那次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光头小男孩说。

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要是别人，她才不让呢，马上就得揪下来。可我插的，她一直带着，见着人就

说，看，这是我孙女打扮我呢……我知道她最爱我了……另一个女孩说。

我大大地惊异了。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更感动他们谈论时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统一了。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觉到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深的爱意，在尝试给予的同时，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接受。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当付出的爱被隆重接受并珍藏时，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

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腾不出左手的孩子，只得用右手，完成给予和领悟爱的双重任务。

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绝非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爱与被爱是铁杵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就像走路一样，需反复练习，才会举步如飞。

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即使不算弥天大错，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或许要遭天谴的。

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孩子渐渐长大，一个爱自己爱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便喷薄欲出了。



美国男人，我看你走近又走远

安 顿 ❖

(一)

1991年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在学校宣布开始半个学期的实习后，为了给我辛苦学习的审计专业找一个实践机会，也是为了多少赚些钱贴补清贫的大学生活，经别人介绍，我背着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到驻北京的一家美国化学工业公司做了财务部的助理，也就是“打杂工”。所谓财务助理，其实是杂役，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电传等，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小时8块钱人民币。

当时，洛德40岁，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Jane。即使就这样一个代号，洛德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3到4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出3000港币买我的30000字的中篇小说《最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个因为我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

辑。然而 3000 港币和那份高于这钱的成就感对我吸引力十足，我干得很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一晚，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洛德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洛德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今天见你写完了，才敢进来，我不知道你还是个作家。”我心想这下完了，今晚就要“开路”，不过这活已经敲定了，走人就走人吧，但我仍然说了声“对不起”。

洛德却很和善，他说：“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灰眼睛的美国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怕我读不懂，是吗？我在美国学过 4 年中文，我父亲研究东方哲学，而且我有字典。”我只好顺从地把文稿给了他。

这晚是洛德第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用的就是那部后来被我叫做“马”的白色凯迪拉克。我们一路无话，在到达我家所住的那幢居民楼底下时，我只说了两个词：“谢谢，再见！”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司，我的文稿已整整齐齐地躺在桌上的透明文件夹里。9 点整的时候，人事部的一位小姐走过来对我说：“洛德先生请你去一下。”

见到衣着严肃的洛德，我有点发慌。

“我真的很感动。”洛德居然是用中文在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把几十年前的事写得那么真切，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人和事的。”

洛德能如此顺畅地调遣中文，真让我吃惊，但他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吃了一惊：“我希望你做我的秘书，你愿意吗？”

“我还在上学，而且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推辞

道。“你会胜任的。”洛德自信地微笑着说，“你能让小说里的人那么细腻地相处，也一定会让周围的人舒服地工作，而且你可以教我中文，同时你懂得贸易……我是不是用了一个很便宜的员工？”

我没有推辞。我已经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年长我 16 岁的美国老板了，他用四声不准却十分达意的中国话对我的作品的评价，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当天，我便在众多诧异的目光中，搬到了洛德办公室中那台被他说是“全世界最棒”的电脑面前。

(二)

换了工作以后，我依然每晚加班，有时是把过去写的一些散文输入软盘，有时是替洛德处理一些商业信函，更多的时候是和洛德一起读一些杂志文章，这是洛德最喜欢的中文课。渐渐地，我发现洛德的感悟能力很强，而他的思维方式与我惊人地接近。同时，我们都偏爱中国的宋词。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洛德面前，我完全没有了紧张感，我们更像一对老朋友，清茶淡酒可以无所不谈的那种，或者就可以叫做“知己”。

不知不觉中，夏季到了，洛德开始把我的“加班”时间拖得越来越长。我们不再去吃千篇一律的工作晚餐，我下班后开始穿起北京女孩都有几件的纯棉 T 恤和短裤，跟同样衣着随意的洛德一起光顾街边饭馆，或者去子夜才打烊的小吃夜市。洛德照样开着他的“大白马”，只是他必须把这个豪华的大家伙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跟着我边走边吃。这样几次之后，我给洛德买了一双北京老头儿最爱穿的千层底“功夫鞋”，洛德开心地说：“我变成哥们儿呐！”

8月的一天，酷热难当。我和洛德沿着东华门的小吃街一路吃过去，直到两个人都撑得一滴水也喝不下去，才想到

要回家。这一天洛德没有开车，他被夜市靠近故宫筒子河那一头的人力车吸引住了。洛德选中了一辆车把上有两只黄铜铃铛并且带蓝色雨篷的人力车，他很绅士地扶我坐上去，然后就在车边迟迟不动。车夫微笑着看着这个大个子老外，等他说话。半晌，洛德小心地开口了：“你，能不能让我蹬一段路？”

我和车夫都愣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又笑出了声：“他在美国蹬过三轮儿，大爷，他没问题。”

我们总算说服了车夫。于是，车夫和我并排坐在雨篷下，洛德像个老把式一样上车并且顺利地蹬起来。“关键在于平衡，是吧，大爷？”洛德快乐地嚷着。

沿着北京最繁华的长安街一路向东，洛德像个孩子似的欢快地骑着，并不时向那些看他的路人投以微笑。当我回到公司大楼底下后，出了一身透汗的洛德启动“马”，送我回宿舍，一直到学校门口，洛德才开口说话：“Jane，我真希望你今晚一直陪我。”他点燃一支烟接着说：“你让我忘了我是谁，知道吗？”我握了握洛德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说：“我也是，明天见。”

下车后，我强迫自己不回头地走向宿舍楼。大学里的夏夜常常是不眠的。我第一次因为洛德而悄悄流下眼泪，而就在此前我才知道，洛德一直是个单身汉！

（三）

自从那晚之后，我开始借口父母不允许我再住校而躲避“加班”，洛德不勉强，只是每天都问一句：“今晚，行吗？”而我每天都摇头。有时候摇头之后我就离开办公室去洗手间，每次都有莫名的眼泪，可我不想让洛德看见。就这样过了秋天，洛德因为生意回了美国。

冬季初至的时候，洛德回来了。他的心情出奇地好，拥

抱了欢迎他的每一个人，我站在最后。他抓住我的肩膀用力一握，我忽然就又想哭了。

关上办公室的门，洛德轻声对我说：“Jane，我是多么挂念你。你知道在美国接人归来，跑在最前面的女人一定是这个人的妻子；而在中国，妻子是站在最后的一个。”我低头不语。

洛德停顿了一下，转过话题：“作家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你跟我出差吧，去香港，OK？”

我没有拒绝，洛德毕竟是老板，我希望能在这次旅程中找到最初与洛德在一起时的平静与欢悦，也希望能让明白，我们仅仅是朋友，是知己，我别无他求。

到了香港的第二天，我们去尖沙咀察看公司设在香港的一家工厂的新厂址。洛德说今天我们要工作到很晚，晚上就住附近的汽车旅馆算了。到了子夜时分，我们来到汽车旅馆的时候，这里竟唯一剩下一套夫妻套房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住进了这间房。当房门打开的时候，我的心开始缩紧，尽管我信任洛德，但我的心中有100个声音在提醒我：他是个美国人！……

洛德凝视着忐忑的我说：“你睡床还是沙发？”

“床。”我低声说。

他抱起浴巾走到外间，一声“Byebye”之后便关掉了所有的灯……

天将亮的时候，我醒了。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洛德抱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前的茶几上一字排着4个空的啤酒听，他的眼睛红红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他的面前，握住他的双手，又怎样被他轻轻地推开的。“我不能睡，你睡得那么好，像个小女孩一样，我不敢动，怕你会害怕……”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涌了出来，这一刹那间我下定了决心，回北京后，立刻离开洛德，离开公司！

我们在香港的时间不能呆得太长。此后的每一天洛德都很忙，不忙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天儿，他对我说了许多我完全明白却又无法应答的话，诸如“人不是用国界来划分，不是用种族来区别的”，“我骨子里是个守旧的人，美国人也有活得很认真的”等等。有一天，他突然莫名地像个狮子一样对我怒吼起来：“你究竟怕什么？怕我以后会抛弃你？你以为美国人都在拿婚姻开玩笑，那我为什么到今天还单身？”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离开他了。

（四）

从香港回到北京，刚好赶上圣诞节，那个平安夜我穿着红色的羽绒大衣跟洛德坐在友谊商店旁边通宵营业的冰淇琳店里，谁也不想离开。

吃到浑身发冷的时候，我们走上了街。在街角的一家不打烊的精品店内，洛德停在了一张窄窄的小贺卡前。他指着贺卡上的图画伤感地说：“梯子要倒了，这孩子要摔下来了，蜻蜓没捉到……像我！”洛德搂着我的肩膀问：“你们把随时都能开启记忆的卡叫什么？”“万能钥匙卡。”我脱口而出。

洛德掏出两元钱，买了两张。他一脸认真地递给我一张：“你讲过《虎符》的故事，一人一半，合起来，就是个完整。”我握住这小小的贺卡，一下子像握住了正在逝去的全部过去。这是洛德送给我的唯一一件礼物。

圣诞节之后，洛德调回了美国，我因为毕业分配，也离开这家已经没有洛德的公司。

此后的3年中，我只收到过洛德发来的一纸传真，上面是我教过他的一首晏几道的词的最后两句——“泪流不尽临

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道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我没有回信。

1994年9月的一天，洛德突然神奇般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说他没有什么变化，依旧孑然一身。当他兴奋地问：“Jane，你呢？你怎么样？”我才平静地告诉他，他走后，我做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做过房地产公司的审计、做过广告公司会计、做过报社的翻译，现在我不工作了，因为距离我预订的婚礼，还有整整200个小时。

洛德很久一言不发，之后，他用一种伤感得令人想哭的声音说：“Jane，我一直觉得你是那么地‘中国’，而这些让我觉得那么实在，你活得纯朴、具体，也明明白白。所以我试着用中国人的方式默默地爱你，爱了4年，现在才开口，可是已经失去你了。如果当初我用我们美国人的方式爱你，也许你今天是我的新娘……”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只告诉他，我和我的丈夫是在大街上排队等公共汽车时认识的，我们俩彼此看第一眼时就知道，这是今生该等的人，我丈夫做生意，个子很高，我在他的身边，常常有晕眩的感觉。洛德打断我的话：“咱们在一起，晕的人是我。我明白了。”

这一次相聚，我从头至尾用英语和洛德说着话，望着这个纯真的美国傻男人，我把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也说不完似的……

（五）

今年4月，洛德把电话打到我工作的报社，劈头一句：“我又要回中国了！”这个洛德，他总是能用他的方式找到我。

在此之前，我曾接到过洛德的两个电话——

第一次，是1995年圣诞节。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我一